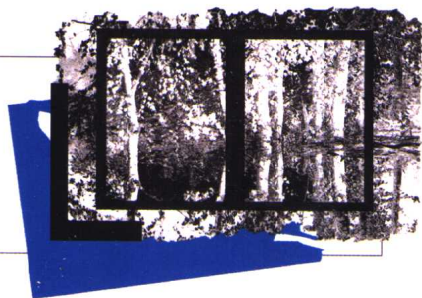




WORLDWIDE

吴祖光
著



我的冬天太长了

東方出版社

我的冬天太长了

吴祖光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英春

装帧设计：徐水平

版式设计：于冬梅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冬天太长了 / 吴祖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8
(空灵书系)

ISBN 7-5060-1674-5

I. 我...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9814 号

我的冬天太长了

WO DE DONGTIAN TAI CHANG LE

吴祖光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1/32 印张：6.125

字数：92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0-1674-5 定价：1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空灵书系》序

本来，《空灵书系》的编者希望我也能有一本小书加入这套《空灵书系》丛书里来，可遗憾的是，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虽然我写的随笔杂感之类的文章很多，但是都没有刻意收集整理，差不多全部散失在民间了。假如《空灵书系》的编者还有意搜集整理出来，我倒是应该在这里大大地感谢他们了，我记得最近我有一篇写“竹”的随笔，被收在《大学语文》中了。目前，我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篇写“竹”的文章。现在，这套《空灵书系》丛书的编者又进一步希望我能给《空灵书系》写上一个序言。说真话，我开始不太想答应，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套丛书的作者，里面许多位大写手都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旧友、相知或者文坛神交，他们的漂亮文章和出神入化的文字，我还是读过一些的。对他们的文风和人品，我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如今，在许许多多的白首人的文章和著作还不大怎么被看好的时候，《空灵书系》的编者愿意结集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我以为这总是一件好事，同时我自然也愿意在一旁鼓掌助威。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居然已近八十，总的年龄11人相加正好是865岁，是可谓“空灵之人”了。再加上，这套丛书的编者也是我比较熟悉和比较要好的老朋友和忘年朋友，尤其是黑发人关心和鞭策白发人，也是满有意味的。说句心里话，我个人这么些年的日子，真的有点就像这套丛书的名字——空灵而飘幻，却又实在而不虚。既然我与这套丛书还

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和这么多的投缘在其中，算是当做《空灵书系》的序言吧。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的意思……

杨宪益

2002年酷暑于京城银锭桥



目 录

CONTENTS

一 胡同生涯

胡同生涯	3
父亲的画	9
永世难报的恩情	15
241件文物捐献记	31
写了四百万字的新凤霞	40
我的自白	45
我做过十年电影导演	49
我的自行车	54
过去了的春节	57

二 无与伦比的叶盛兰

无与伦比的叶盛兰	65
怀念老舍先生	71
永别夏公	81
哀佐临想丹尼	88
叶圣陶先生不朽	93
“秦娘美”	97
哭赵丹	103
60年交情	105
画家齐白石	110
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119

青年盖叫天	127
写作的自由	132
新风霞与新评剧	137

三 我的冬天太长了

寒夜思家	145
迎春	147
小城春色	149
梦里常州	156
贞节牌坊	158
花街行	162
虎豹别墅与琉璃厂	167
广和楼的捧角家	170
绝不可以欺侮女人	176
我的冬天太长了	184

编者后记	187
------	-----

一
胡同生涯



胡同生涯

我和许许多多的老北京人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没有走出北京的胡同。又由于父母亲来自江南，在这个旧时皇都没有丝毫前代的根基；加之当年精力十分旺盛的父亲有见异思迁的癖性，所以在我不过十多岁的青少年时代，就从一条胡同搬到另一条胡同，搬了六七次之多。据我现在的记忆，我家住过的胡同约有：小草厂胡同、东四四条胡同、斑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金钩胡同、葡萄园胡同、太平街胡同等处。到我十八岁那年去了南方，先去武汉，再去南京，本打算次年即回北京，重度我怀念中的北京胡同的学生生活。谁知道爆发了久所盼望又十分凶险的全民抗日战争，从而迫使我中断了学业，转眼过去了13年。

1949年我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涯，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也就是又进了北京的胡同。从新中国建国当年开始，到1954年我住过三条胡同，就是：西单舍饭寺胡同、西长安街石碑胡同和东单的西观音寺。终于在第四次搬进了属于我个人私有的家，地点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帅府胡同九号，在

东安市场的背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自己从海外挣来的钱买一所属于自己的私宅。主要的原因是把我一生的正直的父亲和为众多子女费尽心力温柔善良的母亲从上海迁居到感情十分深厚的北京来。也为了使我的作为演员的妻子和三个子女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工作、学习的环境，我尽力把这个有18个房间和大小两个院子的四合院装修得舒适整洁。院子里原有一棵大海棠树，树叶张开能遮没院子的一半；我把院子的另一半栽了一棵葡萄和一棵合欢树。院子当中树荫下放着一盆梅兰芳先生为祝贺新居送给我的一个大金鱼缸……这里是我的小小的安乐窝了。

4

北帅府胡同的许多住户，我家的邻居，承袭我过去住家的传统——远亲不如近邻，都是亲如一家的好朋友。我们家还是街道上指定开会传达事情的场所，每天出来进去碰头见面的邻居都有亲人一样的感情……但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是三年，一场反右派斗争便把我驱赶到千里冰封的北大荒，过了三年我回来重整家园，而六年之后等待着我的更大的风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我被关押在机关里不准回家了。父亲早在我去北大荒当年春天便已故去，这时使我牵挂的就是衰年的母亲、受尽折磨的天才演员的妻子和幼年连遭不幸的三个子女。

关押期间，我两次被造反派通知回家。第一次是被押送回家的，到家后只见院子、屋里一片混乱，院子里满是从屋内扔出来的凳椅杂物，而北房屋里遍地是书籍、衣裳、文

具……显然是刚被抄了家，叫我回去收拾的。母亲和孩子关在西厢房没有出来，只有妻子正蹲在地上清理。由于身旁有人监视，她连话也不敢多说一句。我也只是在清检完毕，又被押回了东四八条胡同监管我的戏曲研究院。临时时我发现地下的瓷砖被挖开了几块，还挖了一个坑，天花板也被打穿一个洞，东墙的壁橱也被挖开了。

第二次通知我回家，只告诉我天黑前一定回来，却没有派人跟我，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吉是凶。待我走进胡同“还乡情更怯”的时候，见胡同里竟是静悄悄的，却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我回头看见是邻居马大妈，她一把拉我进了她家小院，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能回家。来了一群人等着斗你呐！”我说：“我去看看……”马大妈死死地拉着我不许我去，说：“不能吃眼前亏，这些人畜牲不如。”但是我担心的是家里的亲人。大妈说：“您别怕，他们就是等您一个人。”她叫她的儿子小弟到我家去了解情况，小弟一趟一趟地跑，告诉我那群人只是在骂我，乱翻东西，孩子们都走了，只是母亲和妻子在对付他们。我放了心，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小弟高兴地跑回来，说那群坏蛋终于等不及走了。跟着来的是妻子，她一点也不惊慌，不害怕，这一段时间，把她也锻炼出来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便拉着我，叫我回家看母亲。还没走进家门，便看见两扇大红门上用墨笔写着的几个大字：“大右派吴祖光之家”，吴祖光三个字上打着大叉子……

到家之后，母亲只说了四句话，是：“胡同里街坊好，凤霞好。孩子都好。你不要担心，我会替你看好家的。”

我告诉凤霞，马大妈母子对我的保护。凤霞告诉我，我家的三条通道，两条是出胡同往西，走帅府胡同出王府井，或走协和医院北墙进三条胡同；另一条路是出胡同往东经煤渣胡同到东单。每次我家来了开斗争会的或抄家的打手们，马大爷、大妈和小弟就分别在三个路口等我下班回来，叫我避开他们……

胡同街坊就是这样地照顾我家，只是孩子们被外祖母带出去了没有看见。而天色黑下来我必须回到单位，我才明白这回为什么要我单身回家的原因。此外，我知道的另一情况，就是这条胡同十二号的另一个“挨斗”的人家是来自延安的赵树理，他没有被关起来，所以斗得更惨。

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自由，回到家里，才发现我家搬进来两户人家，一家是萃华楼饭庄的书记和经理老姜，一是某工厂的工人刘某。两人中的姜的妻子是本街道的干部，由于最熟悉我家的情况，便真会投这个“大革命”之机。姜住了我三间一排西厢房，刘住了三间一排南房；占我家房子，用我家家具，不付房钱，不付水电费，用强光大灯泡，而我家被集中在北房和东房里，被批判、被管制，连灯泡也只敢用小烛的。当然，想他们还允许我家住了宽敞的北屋和东屋，格外施恩，已经该感激不尽了。

情况如此，怎么办呢？我只好和妻子商量把照顾我们生活的淑贤嫂，把哺育女儿双双长大的奶娘凤容，把每天送凤霞上下班、剧场演出的三轮车夫老何同时解散；尽当时最大的可能厚礼遣送。告诉孩子们，从此都要自力更生，照顾自身了；而当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就承担了最沉重的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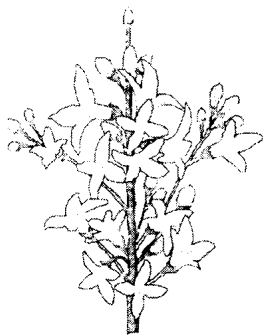
动。她辛苦一世，经历过数之不尽的灾难，难得在今天本该是太平欢乐的年月竟会碰上这样的“人为”大难！尤其是她的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除我一人是在受苦受难之外大都平安无事；虽然多少都受了我的牵累，但总算都过得去；母亲本可以去任何一个子女的家里安享清福，但却坚决和最能惹事招非的我家生活在一起。

记得有一天的早晨，我乘坐公共汽车出门，刚坐下来，并坐一起的却是京剧小生叶盛兰，免不了互相问起近况。盛兰告诉我，不止一两家置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从此安静的四合院一下成了大杂院；这些人搬进来，不仅强占了住房，而且欺侮房主人。“住不起可是躲的起”呀，盛兰劝我找到北京市房管局，把现有的住房换到相应的新建楼房。“关上门没有干扰，求个安静吧。”

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把现住的八个大房间，外加厨房和洗澡间换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的单元楼房。然而，不过一年时间，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我又进了“五七干校”；和平里的街道主任——一个永远面无笑容的中年女干部以她的儿子要结婚为理由，又强占了我住房的四分之一，一个大房间。

从此我离开了住过数十年的，消磨了半生的北京胡同。感觉十分遗憾的，是在受到长年不断的粗暴无理的屈辱之下结束了这段胡同生涯的。甚至于那一所地处王府井的黄金地段的十八间房屋的四合院也就此白白送掉。许多人都认为不应就此做为结束，但我从来不能设想居然会做出和国家讨债这样的行为，就这样结束了罢。

说1966年和胡同告别，开始了楼居的生活，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了。纵使告别的悲惨，但是我前面提到的一条条胡同的经历毕竟还是能够回忆起昔时无限的温馨。纵使老年健忘，头一天的事情，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转眼忘得干净；然而幼年、少年……的回忆却记忆犹新。再说楼居和胡同小院相比当然是一种进化，当年的北京人口只不过70万，而今天的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口猛增，而土地只会减少，当然只有往高空发展。不知不觉我的楼居生活也转眼快30年了，楼居亦自有和胡同不同的温馨，足以使我忘却那些无谓的纠缠和不快，随时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快乐，那就另外再写了。



父亲的画

我的父亲吴瀛，字景洲，籍贯江苏武进，生于1891年，1958年67岁时在北京逝世。我在18岁以前是在父母眼皮底下生活的。从那以后，由于抗日战争开始，形势激变，就与家人时聚时散，不能常在一起了。因此对父亲的情况，我的了解不全面，尤其是老一辈的亲人都已谢世，更加无从查询。我的父母多子女。但是唯一比我年长的姐姐又在41年前便去了台湾，连这个可能提供情况的人也难于联系了。

我不知道父亲是何年月读完大学课程的，只知他曾就读于我国最早期的外语专科的湖北方言学堂，修英语，毕业后就任东北辽阳中学英语教师，但到职不过一年就和校长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来到北京。由他的舅父、当时任职北洋政府审计院院长庄蕴宽先生的介绍，进入官场，由内务部科员，不久升任科长。几年后再经过一些升迁，就任于相等于今天的北京市政府的“京都市政督办公署”的坐办职务。在父亲从政期间，他勤恳服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是认真的，和同事间的关系也是亲密和睦的。工余时间，没有客人来访的



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读书、作画、写字，有时高声用家乡常州的音调朗诵诗词，这是他情绪很好时的表现。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星期公休日的早晨一定会有不止一个的古玩字画商人带着大包小包的文物来向他兜售，这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和这些风雅商人论今说古，谈的津津有味。

我们这一帮孩子最盼望的是父亲带我们去公园。但这种情况不多，大半是星期天下午，这时古玩商不会来了，父亲也离开了他形影难离的书案。假如能把母亲从家务忙碌中抽出来一起出去走走，那就是全家更加高兴的时候。

看来父亲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但都没有越出文学艺术的范围。他虽然在大学专攻英文，然而对西方文学却兴趣不大。他酷爱的是书画、诗词和图章篆刻，还有文物的鉴赏收购。当然，他没有多少钱，却不断地把旧文物字画买回家来。因此也就不断地负债。逢年过节，各方面的讨账人挤满了外院的“门房”，温柔安静的母亲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对父亲一向百依百顺，只有在这种债主子盈门的情况之下，和父亲争吵过，气得哭泣流泪。但是父亲的习惯从来不改，不断地把大包小件搬回家来。

1924年冬天，北京城里发生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大事，革命军队把久已退位但仍住在故皇宫的清废帝溥仪逐出宫外。这个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宏伟壮丽的明、清两代的宫殿从此一朝回到了人民中间，并于次年的10月10日成立了空前未有的故宫博物院。

故宫是封建帝王藏垢纳污、同时又是聚宝集珍的巢穴。